

丹

凤

共和国将帅 和他们的夫人



朝

主编 王太岳 周继强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阳

丹凤朝阳

共和国将帅和他们的夫人

第四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许光达同连队炊事员亲切握手

1967年8月14日，天高气爽，北京的夏天并不那么热，微微的南风吹着树叶，嗖嗖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

许光达很久没有这样轻松了，他轻声地哼唱着。邹靖华在院里给花儿剪枝、浇水、收拾庭院。

许光达高兴的情绪影响着邹靖华，“文革”以来，难得见到丈夫有这么好的心情。许光达被拘押的日子，多少个夜晚，邹靖华彻夜难眠；许光达被释放后，他自我检查，邹清华也整日忙碌不停。今天，见丈夫这般高兴，邹清华也感到格外轻松。

咚、咚、咚……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许光达面露喜色，他估计是造反派来找他去作检查。是造反派来了，许光达的判断是对的。可他，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我军装甲兵的功臣，这时也显出他虔诚的“幼稚”。造反派不是请他去作检查的——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，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，把他逮捕了。

邹靖华拦阻，大声地斥责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是中央委员、大将，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，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，你们随便



许光达（右二）同连队干部战士亲切交谈

抓人，是非法的。”

许延滨和曾正魁闻声从屋里跑出来，向造反派抗议。这都无济于事。

许光达现在清醒了，造反派突如其来、无理无法的行为打碎了他的愿望，他感到自己的不幸已开始了。

许光达平静地对邹靖华说：“现在看来，很明显，他们不是要我检查，而是要我的命。”他转过身对儿子和儿媳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，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。”说到这里，许光达已做好了准备，准备去迎接一场新的考验。

许光达被带走了，背影消失在家人视线中。邹靖华无力地倚在门框上，眼泪簌簌往下无声地淌着，耳边还在回响着许光达临走时的叮咛。邹靖华无法再想下去，她也不敢再往下想。

站在身旁的许延滨和曾正魁强忍着泪，安慰妈妈，把妈妈扶进了屋。

就在许光达被捕的第二天，装甲兵机关的造反派勾结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把曾正魁也抓走了。他们始终认为曾正魁是“二月兵变”的黑联络员，总想在她身上打开缺口。曾正魁被抓回学校后，由“许光达专案组”的人和钢院的红卫兵联合进行批斗。可是，曾正魁就是不肯同许光达划清界线。

一天，他们把曾正魁带进刑讯室，一个刚刚被打死的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身上血肉模糊，空气里充满了血腥味。曾正魁吓得浑身打颤，她生来就怕见血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她放弃了被保送念军医大学的机会，而考入她不十分喜欢的北京钢院。看见脚下躺着一个死人，她吓得连连后退，造反派指着死人对她说：“你要是不交待，就是这个下场。”



1961年，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文艺晚会。图为演出结束后，许光达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握手

听了这话，一股怒气从曾正魁心头涌起，见血的胆怯被愤怒代替了。她已下定决心，死也不屈服。她定睛看看死人，不过就是如此而已，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大不了也像他一样，躺在血泊中死去。

到1967年11月，钢院的军宣队、工宣队和革委会开始考虑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了，已经搞出分配预案。国务院已有通知，大学应届在校毕业生从1967年9月1日起发工资。曾正魁是六六届毕业生，符合分配工作范围。可是，她却被剥夺了毕业分配的权利，造反派给她的结论是：“因与许光达划不清界线，不予毕业、不予分配，取消学籍，停发工资。”这期间，北京的一些单位开始向外地遣送“黑五类”，曾正魁也在被遣送之列，而她这时已怀孕5个月了，如果被吊销北京户口，发配到边远山区，那就糟了。于是，她通过钢院一位好心的管理员的帮忙，拿到了自己的户口关系，从钢院逃了出来，既然已被钢院取消了学籍，就同钢院没联系了。她以“社会青年”的身份回到了家。许延滨这时也被取消了学籍，住在家里。两个“社会青年”互相鼓励，共同承担巨大的政治压力。

刚直不阿

1968年2月15日，曾正魁生下一个女孩，婴儿的诞生给这个冷落的家庭带来了生气，带来了希望。曾正魁想抱女儿去见爷爷，又怕不允许，就给孩子拍了一张照片，让炊事员张进保利用送饭之机带给许光达。

许光达被捕后，开始时由家里人送饭，造反派不放心，改由炊事员张进保送饭。家里给许光达特意买了一个保温饭盒，里边有好几个格，可以装饭、菜，还可以盛汤，许光达喜欢喝汤，每次送饭都要带些汤去。

张进保偷偷地把照片递给许光达，他看着孙女的照片，脸上绽出笑意。他说：如果能抱一抱孙女该多好啊！

突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抢去照片，扔在脚下：“狗崽子的照片，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，也是个反党分子！”

许光达暴怒了，严厉地瞪着看守：“你给我拣起来！”

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大将军发怒，实在够吓人的，乖乖地拣起照片。

张进保因传递照片受到批判，从此，不准他给将军送饭了。而且，也不允许家里人给许光达送饭，改由看守人员到士兵食堂去打饭。

家里同许光达的联系被掐断了。家里人惟一的办法是注视着那个保温饭盒，每到开饭时间，他们就站在路口，看见看守人员拿着那个保温饭盒去打饭，这说明将军安在，对家里是一种安慰。

2月20日晚10点，一群如狼似虎的造反派闯进许光达的家，逼邹靖华



1964年，许光达（中）同罗瑞卿（右）接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一家搬家。他们在院内另找了一间房子，限令邹靖华在夜里12点以前搬完，而且规定，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，其他东西一律查封，同时让邹靖华交出存折，工资一律冻结，每月只发一点点生活费。

要带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扔了出来，这些东西对邹靖华一家来说无所谓，他们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小床，因为小床上有秘密。自从许光达被捕后，家里预感到了会有这一天，要被“扫地出门”。去年，许延滨和曾正魁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讨材料时，翻阅了将军保留的大量日记、讲话和有关资料。这些东西是宝贵的，历史越久远，它的史料价值就越珍贵，这上面记录的都是许光达的亲身经历，有些内容涉及到党的路线斗争，涉及到党史和军史上的重要问题，它将为写历史和写军史的人提供证据。于是，曾正魁把这些材料用塑料布包好，平放在小孩儿床底部的夹层里，上面铺着小孩儿的褥子和尿布之类。果然，造反派来抄家时，都躲开了这张小孩床，还催促许延滨把这张小孩床赶快搬走。

1968年初春的一天，许光达、张文舟等“黑帮”被拉出来清扫装甲兵司



1964年8月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（右）陪同叶剑英观看装甲兵军事比武表演令部的院子。家里人好久没见到许光达了，乘这个机会，全家人都出来了，站在路旁一棵树下，向许光达望去。许光达也看见了家里人，眼里闪出欣喜的光。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，让她挥动小手向爷爷致意。许光达激动了，也向孙女挥手致意。

然而，咫尺天涯，一家人不得团聚。普通人能享受的天伦之乐，我们的将军却得不到。

在连续不断地批斗下，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恶化，咳嗽吐血，心脏病经常发作。可是，专案组不给他治疗，说他装病。他们在材料上写着：“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，他就装病。”有时，他们把许光达折磨昏了，用冷水激醒，继续批斗。林彪死党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公开说：“许光达是‘二月兵变’的黑参谋长”，“是贺案中的二号人物”，对许光达“要连续作战，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”，要敢于“刺刀见红”。他们的口号是：“打下许光达，向‘九大’献厚礼！”他们叫嚷：“不怕许光达死，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。”有一次，对许光达连续批斗53

个小时，造反派们轮流吃饭、睡觉、休息，却不许光达休息。许光达心脏病发作，当场昏了过去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把许光达送进医院。就是住院，他们也不放松批斗。吴法宪说：“医疗要为专案服务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对年已60岁的许光达，进行着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。



许光达等同参加装甲兵军事比武的坦克驾驶员合影。后排右起：张宗逊、叶剑英、许光达、许世友、陈再道、曾思玉

请看以下记录：

1966年7月，康生诬陷贺龙同志搞所谓的“二月兵变”。

8月，有人向林彪写信，诬告许光达同志对林彪“最不满、最仇恨”，“有里通外国之嫌疑”，“一旦有事，就是修正主义的旗手，一个大危险人物”。

9月8日，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，诬陷贺龙同志“要夺取政权”，说：“贺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。”

1967年3月6日，装甲兵机关从此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。

5月11日，装甲兵向全军“文革”报告：“请示审批将许光达、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。”

7月5日，“斗许、张专案组”成立。

8月12日，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看管。

8月14日，许光达被隔离关押。

11月13日，“斗许、张专案组”改组，分成“许光达专案组”和“张文舟专案组”。

1968年2月22日，“贺龙专案组”派人到“许光达专案组”直接参加迫害活动。负责人宣称：许光达是“贺案中的二号人物”。从此，加紧了对许光达的迫害活动。

从1967年12月起，开始了对许光达进行政治迫害和身体摧残。专案组无中生有，编造假材料，诬陷许光达“参与贺龙篡军夺权”，“里通苏修”，“是混入我党的假党员”，是“三反分子”。他们把许光达硬打成“假党员”、“三反分子”，剥夺了许光达出席党的“九大”的权利。



许光达（右一）在视察坦克第2师时，同坦克驾驶员交谈

在一年多的批斗、审讯中，许光达经常被罚站、弯腰、请罪，多次搞“车轮战”，其中一次长达3天3夜，还多次把许光达搞到外单位去游斗。许光达被整得昏厥过去，经医生抢救后继续接受审讯。

专案人员在审讯中还往许光达的脸上、腰上打，打得他口流鲜血。

关押期间，降低伙食标准，室内空气污浊，夜里开大灯睡觉。

1968年11月中旬，许光达夜间咳嗽，出现痰中带血、吐血等症状。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他和逼他写材料。

从11月中旬到住院，两个月中，共审讯他79次，逼他写材料25次。

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，把病房当牢房，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。据记载，在第一次住院的78天里，被审讯29次，逼写材料29次。出院后21天，审讯8次，写材料7次。

第二次住院，已是生命垂危，仍有审讯活动，直到许光达逝世前3天，还被迫请罪。

1969年5月26日，专案组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医院，这时的许光达已经病危。专案组让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，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：“许光达很顽固，我们谁和他谈，他都骂人。你们去做工作，要他赶紧认罪，做检讨，争取宽大处理，林副主席是很关心他的。”

是的，这时的许光达很“顽固”，因为他把一切都看透了，他们哪里是要他做检讨啊？他拒绝专案组的一切提问。有时，他也写交待材料，只不过选几条毛主席语录交给他们。

请看1969年4月10日的一份交待材料：

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，赶紧停止作恶，悔过自新，脱离蒋介石，将功赎罪。

老实人、敢讲真话的人，归根到底，于人民事业有利，于自己也不吃亏；爱讲假话的人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，总是吃亏。

只要通通（痛痛）快快承认错误，改正错误，就好了，就取得主动了。越吞吞吐吐，扭扭捏捏，就越会被鬼缠住，越陷越深，老是被动，最后还得解决。

假的就是假的，伪装应当剥去……隐瞒是不能持久的，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。

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，不论如何蠢动一时，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，一旦树倒猢猻散，全局就改观了。

这就是许光达的交待材料！字字句句都是有所指的，表现了将军刚直不阿的品德。



许光达（正面前排左四）、罗荣桓、叶剑英等同参加国庆观礼的部队代表座谈

5月26日中午，许延滨、曾正魁带着他们仅1岁的女儿雪青去了医院。在许光达的病房里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，门外还站着一个人做记录。

雪青是生下来第一次见爷爷，许光达把孙女抱在怀里亲不够。在遭受了两年的非人磨难、一直处于冷漠当中的许大将军，心头一热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看见公公难过了，曾正魁赶紧把雪青抱开。

许光达揩去泪，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雪青。”曾正魁回答。

“好名字。”许光达点点头。雪青生下来后，许延滨夫妇一商量，给她起名雪青，意思是像雪一样清白。

未了的心愿

许光达同儿子和儿媳的会见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进行。儿子想听听爸爸不便于当着看守的面要说的话，他掏出一个听诊器，放在许光达的喉咙

处：“爸爸，我给你听听病。”

许光达看着这个听诊器，马上联想到坦克上的喉头送话器，他明白了儿子的用意。



1964年6月，许光达陪同毛泽东观看坦克部队的军事表演

许光达小声说：“请设法转告周总理，我有话要和他谈……”

回到家里，许延滨连夜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，请总理能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。为使这封信能够送到周总理的手里，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，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把这封信转呈周总理。如果能转到，就了却了许光达的心愿；如果不给转，又记下一笔账，欠账总是要算的。

6月2日，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：“信已经转走。”

6月3日晚8点，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，说许光达病重，让他到

医院去。可许延滨要走，他们又不放，实际上是扣在办公室谈话。

10点钟左右，有人进来通知：“许光达8点30分死去了。”

他们问许延滨：“你去不去看遗体？”

“去。”许延滨站起就走。

他们到了医院，却让许延滨坐在病员食堂里等候，一直坐到12点。这时，专案组的组长送来通知：“天气太热，已送太平间，明天再看。”

这期间，夫人邹靖华仍被关在“牛棚”里，身体极度虚弱。许延滨怕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，没告诉她。6月4日早晨，天上飘着细雨，许延滨夫妇带着雪青，在专案组人员的“护送”下，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。“贺龙专案组”的成员早已在那里等候。许光达穿着一身用军装染成的已经褪了色的打着补丁的蓝制服，孤零零地躺在太平间的担架床上。专案组的人员不让人们走近，许延滨硬是闯了过去，揭开许光达的衣服，想查看一下身上的伤，马上被专案组人员强行制止了。

许延滨问：“什么时候火化？我们要去。”

他们回答：“我们要请示。”

许延滨当即提出三条：“第一条，要求尸检；第二条，我们要看尸检报告；第三条，没有我们的人参加，不准火化。否则，我们不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字。”

专案组人员说：“你们不签，我们签。”又说：“你提出的这些条件，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一面把许延滨夫妇强行送走，一面把许光达的尸体送进了火葬场。

6月5日上午，专案组来人通知许家：“今天早上我们来人找你们，你们家没人，因为天气太热，已经火化。”

这种谎话并不严谨，甚至毫无修饰。这一天，他们还退回了许延滨写给周总理的信，说：“总理工作很忙，不管军队的事。”

就这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将军许光达被他们打掉了。

中国的一颗将星陨落了。一位具有现代战争头脑和现代意识的军事家，永远不复存在了。他能够留下来的和应该留下来的太少了，太少了！历史就是这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遗憾。

许光达将军自己是否也有遗憾呢？



1967年9月，许光达在家中

身经百战驱虎豹，
万苦艰辛胆未寒，
只为人民谋解放，
粉身碎骨也心甘。

这就是将军的胸怀，惊天地、泣鬼神，光照日月。

倒放的骨灰盒

6月26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简讯。邹靖华捧着这张报纸，没有眼泪，她心里有的只是恨。

许光达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始终是个谜。

6月30日，专案组的人通知许光达的家属可以同专案组人员一起，送许光达的骨灰盒去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他们对许光达的家属说：“许光达是贺龙

是的，他有许多遗憾，其中之一就是他说过：“如果再给我10年时间，我就会……”

然而，属于他的时间没有了。

6月9日，贺龙元帅在许光达罹难的同一病区，也去世了。

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历史的必然？

在退回的许光达的遗物中，有一本一直揣在许光达怀里浸透了汗迹的从延安带来的党章，里边夹着一张雪青的照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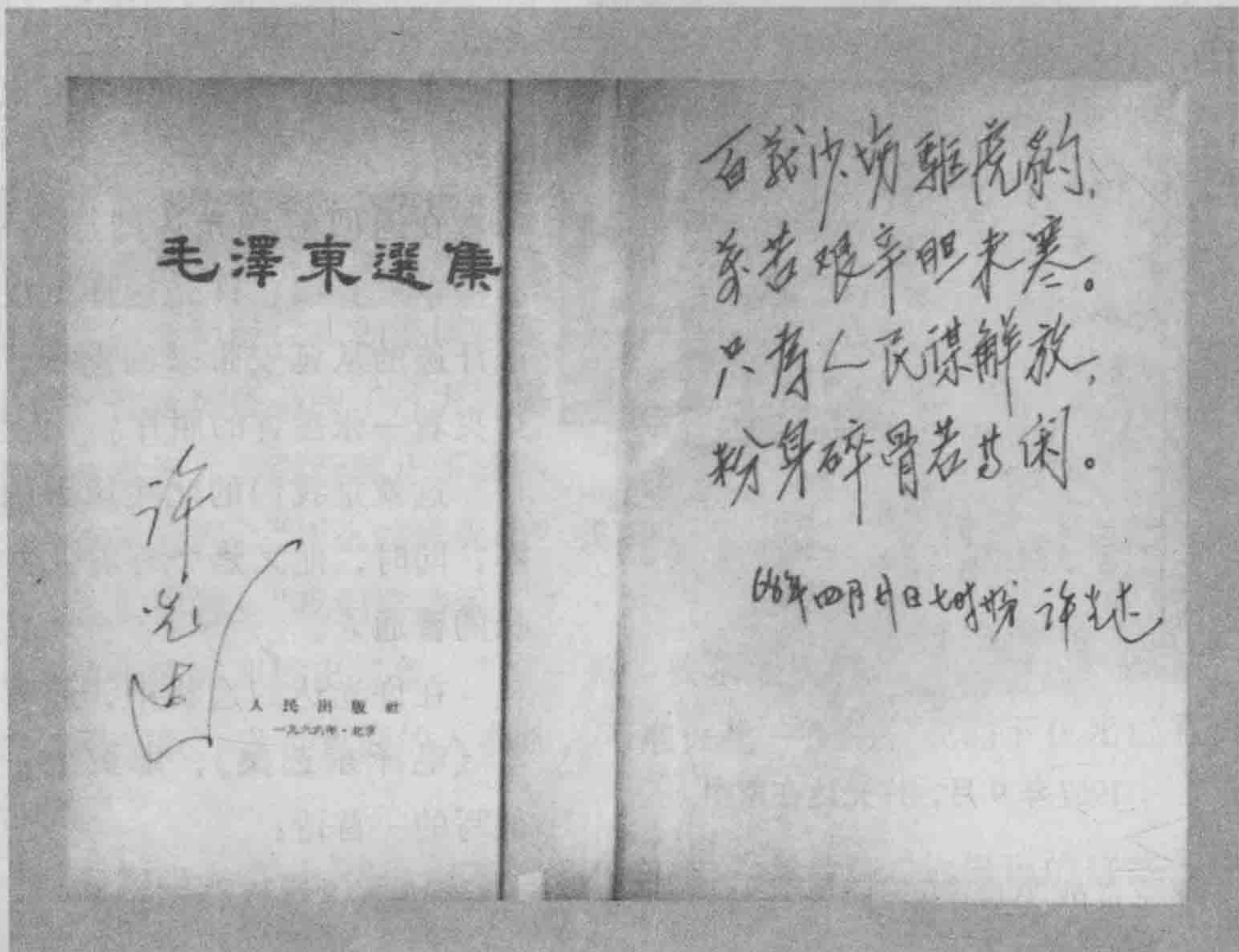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我们的叱咤风云的将军，同时，他又是个有着儿女情长的普通人。

在许光达的遗物中，还有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扉页上，有他写的一首诗：

的人，他跟着贺龙是犯有严重罪行的，由于林副统帅的关心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骨灰盒可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。”

这是一派谎言。按照林彪一伙的本意，是要把许光达的骨灰一扬了事。许光达去世的消息由周恩来报告毛主席。毛主席批示：“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。”

应该放的地方是哪里？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。



1968年4月，许光达被林彪反党集团关押，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，这是他在《毛泽东选集》扉页上写下的诗句

为了表示抗议，邹靖华和家里其他人不参与送骨灰盒，只让许延滨一人去了。邹靖华对许延滨说：“你去捧爸爸的骨灰盒，你爸爸是清白之身，别让那帮家伙给玷污了。”

许延滨捧着许光达的骨灰盒，在专案组人员的监视下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，放在了徐特立的骨灰盒旁。

突然，站在一旁的专案组人员冲着许延滨喊起来：“许延滨，你把骨灰盒放颠倒了。”

是的，骨灰盒放颠倒了，这是许延滨故意放颠倒的。他把镶有照片的那一面放在了里边。他回过头来，一语双关地对专案组人员说：“放颠倒了，

你们再给颠倒过来吧。”说完，许延滨走出了墓室。

外面，天是灰蒙蒙的，浓重的乌云不断滚动着。大将许光达就这样消失了。

许延滨想：颠倒的历史，也许有一天会颠倒过来的……

1976年10月。阳光普照，遮蔽中国大地的那一片乌云被驱散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

1977年6月21日，下午，北京，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经中央军委批准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骨灰安放仪式，为他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。

会场庄重、肃穆，低沉的哀乐在空间回荡。花圈分列两边。前来参加会的人员，缓缓走到许光达的遗像前，深深地三鞠躬……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首长，以及各界有关人员。这一切，本来早该属于许光达，而直到他去世8年之后，才真正地属于他。

邹靖华、许延滨、曾正魁等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。眼前的一切，把邹靖华带回了过去的岁月……

粟裕大将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，追叙了许光达的生平，讲述了他的丰功伟绩：

许光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。几十年来，他在毛主席、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忠于党、忠于人民，热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他光明正大、团结同志、谦虚谨慎、作风民主、艰苦奋斗、积极工作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，为我军和装甲兵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许光达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革命的一生。

……

千秋功罪，历史自有评说！

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，强加在许光达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，全都被推翻，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目。

邹靖华深感欣慰。

覆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的许光达的骨灰盒，被庄重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，这次是正着放着的。